

今年夏天
盛開如花

寶劍鋒

—
著

山頂文化

目錄

第一章	有家小店	001
第二章	薪資的一半是受委屈	013
第三章	我們很熟嗎	021
第四章	煩惱誰人知	031
第五章	暗流湧動	044
第六章	糖葫蘆	058
第七章	颱風過境	066
第八章	雨夜來客	076
第九章	劍拔弩張	085
第十章	驚怒受傷	096
第十一章	白青招認	109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	119
第十三章	戰功彪炳	133
第十四章	衝動互毆	146
第十五章	微光長明	159
第十六章	風過無痕	170
第十七章	救人一命	181
第十八章	不為所動	191

第十九章	聲勢浩大	205
第二十章	登門拜訪	216
第二十一章	露出破綻	227
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	238
第二十三章	李叔過世	251
第二十四章	差不多活着	264
第二十五章	趕盡殺絕	276
第二十六章	來者不善	288
第二十七章	往事如煙	300
第二十八章	新不了情	310
第二十九章	孤勇者	325
第三十章	思念沉重	336
第三十一章	喜歡就是喜歡	349
第三十二章	一念之差	358
第三十三章	濱海明珠	368
第三十四章	一團亂麻	377
第三十五章	前度女友	388
第三十六章	好事多磨	398
第三十七章	說走就走	409
第三十八章	風過巷尾	419



「我不需要人可憐。」

「我沒有可憐你，秦敘，我是心疼你，
我想讓你的人生變得陽光一些。」

一個患有抑鬱症的中年男人，
靠開小店治癒自己，
有一天，他遇上了一生所愛。



有家小店

「你被炒了……你也被炒了。你們有三十分鐘時間收拾好自己的東西，不然我就叫保安將你們的東西丟下樓去。」

秦敘手邊放着兩份解雇通知書，他身前的兩名員工，那眼神彷彿要將他拆解入腹，狠狠地撕下一塊肉來。

「秦敘，我在公司工作了六年，你憑什麼開除我？你有什麼權力？你告訴我，我犯了什麼錯？」

那憤怒的口水幾乎都噴在他的臉上。秦敘微微斂眉，從口袋掏出一塊手帕，慢條斯理地擦掉臉上的水痕，動作緩慢平靜，連一個多餘的眼神都沒有。

「這是公司的決定。」

他將手帕扔到桌上，起身繫上外套扣子，徑直走向門外，甚至連多說一句都覺得是浪費時間。

這些年在公司資源重組專員的位置上，他看慣了太多的人來人往，一個職位的更迭，多少都會帶着他的影子。那些離開的人，無論是怨恨、無奈還是傷心，他早已麻木，於今日而言，這兩人的反應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秦敘你個王八蛋！你仗着有人撐腰，你就作威作福，你遲早天打

雷劈，老子就是走了，你也別想好過！」

那人衝出會議室，追在秦敘身後咒罵着，但卻也只是敢動動嘴皮子，那恨不得戳到秦敘脊樑骨的手指，連一片衣角都不敢碰到。

秦敘置若罔聞，不管周圍人用什麼樣的目光在他身上逡巡，都不為所動。

這些年他的業績越好越被上司倚重，這些貶低咒罵的話自然就越來越成為家常便飯，甚至有人為了報復他，不惜大打出手，現在只是罵上幾句，他連眉頭都不會皺一下。

秦敘看了下時間，已經快要下班，穿過走廊就是他的辦公室。

能在專員這個位置擁有單獨的辦公室，可見他業務能力之強，整個小組無人能比，上司對他的褒獎，更是體現在方方面面。

譬如現在，被辭退的兩個人還沒走出公司，對他的嘉獎已經傳遍了整個公司。

上司親自致電給他。

「小秦啊，這兩個人可是難纏的傢伙，還是你出手乾脆利落，這事情辦得漂亮！這個月獎金翻倍，你回去休息兩天，等回來還有事情要你多費心啊！」

秦敘聽着電話裏的聲音，平靜地應答着，直到聽見休假兩個字，才緩緩開口。

「都是為公司效力，再見……」

說完，他掛斷了電話，全公司敢這麼做的人，也只有他了。

剛要轉動把手走進辦公室，忽然一陣腳步聲從他身後靠近，這是高跟鞋特有的聲音。

「你就是秦敘？」

秦敘看着分針在五點整，開始微微偏離，他不由得微微蹙眉，回過頭去。

他身後站着一個女人，一身幹練的白色西裝，高跟鞋踩在地磚上叮噠作響，身後跟着幾個助理，排場之大，引得辦公區不少人注目。她胸前的工牌上寫着天羽地產、傅瑤幾個字。

「我在問你……你就是秦敘？」

傅瑤又看向秦敘，下巴微微揚起，眼尾上挑，眼中多少帶着幾分說不出的輕蔑。

「有事嗎？」秦敘轉身。

傅瑤靠近他並將手上的文件遞到他面前：「這是昨天被你炒掉員工的復職同意書，麻煩你簽一下字。」

秦敘卻連看都不看：「我是專員，專門炒人的，請人的話找人事部去，下樓左轉。」

說完，他將傅瑤請出門外徑直關上了門，門板差點拍在她臉上，氣得傅瑤幾乎想踹門。

直到秦敘收拾完東西，準備下班，傅瑤還站在外面。

「李正在天羽工作近十年，過手的項目不計其數，你怎麼能因為兩紙調查報告，就說他工作不盡心，要辭退他？我知道，你在資源重組部門，一向說一不二，但是你的盡職調查不盡實！不，不是不盡實，是根本子虛烏有，你應該立刻撤銷辭退通知，讓李正回來上班！」

秦敘沒有停下腳步，他甚至沒看清傅瑤的臉，不管她說什麼，都是那副冷若冰霜的態度。

他是資源重組專員，只負責提交調查資料，提出重組意見，至於去是留，都與他無關，他真正看重的，只有這份薪水。

一直走到電梯口，身後的腳步聲亦步亦趨。眉頭緊鎖，秦敘轉過身去，傅瑤沒想到他突然停下，差點一頭撞了上去。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跟人事部溝通，調查報告，我不會撤銷。」秦敘按下電梯鍵，攔住了傅瑤，「這位女士，請留步。」

電梯門關上的時候，傅瑤看着秦敘的眼睛，那雙眸子，無波無瀾，沒有絲毫情緒波動，彷彿是一汪深潭，而她，就好像一個在湖邊跳腳的小丑。

走出公司大門，秦敘徑直走向巴士站。

按照他的業績，公司是應該給他配車的，可他從來不想讓工作填滿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等巴士的時間，對他而言，是一個平復心情的過程，是工作和生活的分割線。

隨着人流走上巴士，微微晃動着身體保持平衡，車窗外是日復一日路過的街道，這個時間都是要回家的上班族，車上的人越來越多，他站在靠門的角落，靜靜地等待着站點播報。

陽江是一個臨海城市，別稱鼉城、陽江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兩陽地區為南海郡地，桂林郡地，後為江門市屬縣。這裏亞熱帶季風常年光顧，人們沒有臃腫的厚外套，但每個行人身上，卻彷彿都背着重重的行囊。

那些從大廈裏走出的白領，一面接電話，一面張望着馬路對面的紅綠燈，再步履匆匆地回家。

從前，他經常會想，生活如此忙碌，工作如此瑣碎，那終日奔波的意義在哪？

他看見過學校門口徘徊的父母，孩子就是他們生活的意義；他看過醫院裏排在窗口繳費的家屬，能解除病痛就是他們生活的意義；也看見過公司裏糾纏不休的人事鬥爭，用盡全力往上爬，就是他們生活的意義。

可他呢？

三十五歲，一個不年輕的年紀，有穩定的高薪工作，在公司風生水起，他的名字會出現在每一個新員工的入職培訓上，讓所有人如雷

貫耳。

資源重組部門有他坐鎮，甚至得了個諱號，叫「鎮山太歲」，也有人叫他「職場死神」。

在許多人眼中，他已經算是成功了，可他始終無法在工作上找到一絲樂趣。

快樂嗎？從早忙到晚，做的都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又怎麼會快樂？

十五年如一日，他的每次調查，都有人以各式各樣的理由想蒙混過關，就像雨季到來之前，灰蒙蒙的天空，沒有新生，那如灰一般的死寂……

人生三十五年，唯一能夠療癒他，讓他血肉變得真實的，只有下車踏進江城老街的那一刻。

有時候，地域的劃分真是再神奇不過的事情。

都在一座城市，守望着同一條海岸線，車上車下的距離，就足夠讓他們變成截然不同的人。

「歸宿」二字，彷彿是他與生俱來的追尋。

這輛巴士，從城市一頭駛向城市的另一頭，車上的人越來越多，倒數第二站，秦敘轉動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腳踝下了車。

與他工作的高樓大廈不同，江城都是一些陽江老式的特色民居，八九十年代的老建築，參差不齊的平頂建築的小高樓民房，有些老人站在門口隨意聊天。

陽光並不刺眼，溫度正好，穿過家旁邊的交叉路口，修建平整的柏油馬路帶着些中午的餘溫，周圍的鄰居看見秦敘，都笑着問好。

「敘仔下班啦？」

「敘仔今天回來得好早，我那有新買的椰子，等會給你送過去。」

秦敘笑臉相迎，對着周圍的鄰居頷首，走進了自己的家門。

他站在門口，從花盆底下掏出鑰匙開門。這是兩扇木門，吱吱呀呀地作響，門上雕刻着繁複的花紋，一看就是年代久遠的老物件。

他看着上面剝脫的紅漆，想着休息的時候應該再重新補補。

門楣上是一個老舊的牌匾，風吹日曬使得大紅的匾額有些褪色，「有家小店」四個字背後的燈管，更是只亮起了一個「家」字。

店裏整齊地擺着八張古樸的木質桌椅，擦得乾乾淨淨，牆上掛着菜牌，傳菜口就在大門正對面，因為廚房和大廳之間的隔斷玻璃是通透的，因此食客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廚房。

秦敘順手將正在營業的牌子掛在門上，走向後廚旁邊的小房間，精緻昂貴的袖扣隨手放在桌上，西裝外套扔進髒衣簍，換上一身休閒裝，穿戴上圍裙，走進後廚。

整個廚房以白色為基調，鍋碗瓢盆擺放整齊，連灶台都擦拭得乾淨明亮，沒有一絲噴濺的油漬。

深吸一口氣，嫻熟地從雪櫃拿出食材，放在水龍頭下面沖洗，手指仔細地搓乾淨胡蘿蔔上面的泥沙，白皙的指尖在食材的每一寸皮肉上撫過，那動作比緩緩流過掌心的水都要輕柔。

菜刀在砧板上刷刷落下，蘿蔔絲切得粗細一致，每一刀都又快又穩，處理過的食材整齊地碼在盤子上，旁邊的鍋裏咕嘟地冒着水汽，紅色的蝦子在水中上下翻騰，各色海鮮都被處理乾淨等待下鍋。

秦敘被蒸氣包圍，眉眼間的專注，讓人不由沉陷其中，伴隨着食物的香氣迸發而出，他似乎變了一個人。一瞬間，彷彿卸下了所有的盔甲，變成了廚房方寸天地間的主宰。

人生又好像找到了意義。

「敘仔啊，這是椰子，我給你放這了啊！」

秦敘聽見聲音抬頭，手上的動作一頓，然後連忙從碗櫃上拿下一個保溫桶，將灶上砂鍋裏煮的滿滿的薑湯裝好，拎着走出去。

「王阿姨，這是今天的薑湯，記得按時喝。」

王阿姨聞着保溫桶裏傳出的濃濃的薑味，笑得合不攏嘴，神色慈祥地看着他：「你就是貼心，這些年可沒少照顧我，還就是你的手藝我吃得慣。」

秦敘面帶笑容，聽着王阿姨的誇讚，也不說話，只是等着王阿姨離開，才轉身回了廚房。

這家店在這條江城老街上已經幾十年了，傳承了三四代人，周圍的鄰居都互相熟悉，他平時白天要上班，就早晚開門，有時候忙亂起來，這些鄰居都會過來幫忙。

要是趕上哪天收攤晚，他着急上班去，王阿姨就會帶着幾個姐妹幫他收拾店舖，沒少跟着裏裏外外地張羅。

平常接受着大家的好意，也不知道用什麼東西回贈，只能在這些小事上稍稍回饋一下。一道薑茶不過是順手的事情，並不需要他費什麼力氣。

雖然平時交談不多，但秦敘常送東西給鄰居，漸漸的大家都明白他的心意，彼此間更覺得親密，也不在乎他有時候悶得像個葫蘆。

秦敘端着一碗熱氣騰騰的海鮮麵坐在店裏，從他回來到現在，一個顧客都沒有，他也不驚訝，早就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彷彿沒有客人已經是一種常態。

這條街本來就不在鬧市區，「有家小店」又在街巷的正中間，如果不是熟悉這一帶的人，基本不會刻意尋找過來，他這家小店的食客都是熟面孔，大多是附近前後的鄰居來光顧。

一邊吃着麵，一邊盤算着明天早上要準備什麼食材。他每天五點半開門營業，八點半收工，坐巴士到公司正好九點整，晚上下班之後，店舖會一直營業到他睡覺，這個營業時間對於一個餐廳來說自然是不科學的，但秦敘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他需要這份工作，需要這份薪水，來支撐「有家小店」。

這家店對於他來說，並不是牟利的手段，多年來，早已成了他的朋友，給予他心中一點慰藉。

天羽集團的工作相當複雜，旗下子公司不少，各種關係交錯往來，而他這個資源重組專員，又是個得罪人的部門。

每天面對的都是爾虞我詐，他雖然以此糊口，卻也討厭那樣醜陋的嘴臉，只有在這，聞着飯菜的馨香，才覺得恍如重生。

吃過飯菜，他收拾好碗筷，仔細地將每一個角落擦拭，然後將砂鍋裏的薑茶，一份份裝好，挨家挨戶地送出去，等回來的時候，手裏反倒多了許多水果、醬菜，都是鄰居間最樸實的心意。

沒有生意的日子，他就坐在吧檯裏，陷在最柔軟的椅子裏，手邊是溫熱的薑茶，拿着一本書慢慢翻看。店門口的吊燈還亮着，晚上吹過一縷風，燈光就隨着風的節奏輕輕搖晃。

柔和的光影與高挺的鼻樑在他臉上融合，平時在公司因為他冷肅的性格，大家都只記得他的難以靠近，從未有人關注過，原來他五官深邃，即便已經三十五歲了，眼角仍舊熨燙平整，沒有被歲月刻上細紋。

不過他的老主顧李叔，也該下班了。秦敘看向牆上的鐘錶，走到後廚將海鮮公仔麵多出來的食材下鍋，看着鍋裏翻滾的開水，掐算着時間。

李叔平時在附近的工廠上班，已經快七十歲，妻子早些年意外去世，只剩下了一個兒子。

每週下了夜班，李叔都會光顧「有家小店」，秦敘也特意晚點收工，給李叔煮一碗麵，炒一個小菜，蒸一道點心，免得老人家自己回去清鍋冷灶的。

剛把麵下鍋，門口的鈴鐺響了起來。

門外走進來一個老人，步履蹣跚，頭上戴着一頂很大的棒球帽，身上的紅馬甲應該是哪家商場的工裝，穿在身上空空蕩蕩的，顯得格外瘦弱。

「李叔。」

秦敘站了起來。

李叔點了點頭，依然有些局促，他看着秦敘熟練地從鍋裏撈出麵，上面佈滿海鮮，分量十足，端出去的時候，還點了幾滴香油，頓時香氣撲鼻。

「您快吃吧。」

李叔拿過筷子的手，依然有些顫抖，臉上被太陽曬得黝黑，但仍然能從眼中看出幾分羞赧。

「敘仔，一下夜班就要麻煩你等着我，真是耽誤你休息了。你看看這麵給的這麼多，你哪裏賺錢呀！」

秦敘解開圍裙：「都很方便的，不麻煩……」

看着李叔狼吞虎嚥地吃着麵，秦敘收回視線，不由得微微一歎。

李叔生活困苦，他也經常找些理由不收飯錢，遇到李叔不上班的時候，他就請李叔幫忙打掃衛生。老人家來做事，反倒更高興了，到處跟人誇他心腸好。

這江城老街上的人簡單，雖沒有城市裏的繁華，可秦敘卻能在這感受到濃烈的煙火氣。

他流連於灶台，喜歡這樣平靜的生活，或許在許多人眼裏，下了班經營一家不怎麼賺錢的小店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可他卻熱衷於此，從未覺得疲倦。

秦敘回到吧檯，一邊看書一邊等李叔吃完飯。

手裏的小說《穆斯林的葬禮》剛剛看了幾頁，正沉浸在對老北京四合院精湛的描寫筆法中時，門口的鈴鐺又響了，一股刺鼻的酒味隨

着那人的進入灌了進來，讓秦敘狠狠皺起了眉頭。

「老爸！給我點錢！」

秦敘抬眼看過去，走進來的人是李叔的兒子李蓬，和他差不多年紀，穿得流裏流氣，一頭黃毛張揚且招搖，晃晃悠悠地站在李叔旁邊。

他對別人的家務事不怎麼感興趣，低頭看着自己的書，耳邊卻被李蓬的聒噪不斷敲擊着。

「你大晚上不回家給我做飯，自己倒是在這吃上了！這麵不得花錢啊？有這錢，你給我花不行嗎！」

李叔沒吭聲，聽着自己兒子在耳邊嘰裏呱啦地嘮叨個沒完。

「我跟你說話呢！給我點錢，我沒錢了，一會我還要跟朋友出去打牌呢！」

秦敘抬頭瞥了他一眼，三十多歲的人了，張嘴管自己快七十歲的爸爸要錢，這麼厚的臉皮，也不知道是怎麼長得。

不過倒也不能怪李叔，李叔的妻子過世得早，獨自一人拉扯大的孩子，嬌慣成了現在這不成器的樣子。

「我沒有錢給你，誰讓你自己那工作說不做就不做了。我只是給別人打更，我哪裏有錢？」李叔說。

李蓬拖着凳子在地上摩擦，刺耳的聲音讓秦敘的眉頭緊鎖。

「你怎麼沒有錢？你那薪水留着以後不也是給我的，我就先拿着花點，等我贏回來就還你！」

李蓬抽出筷子，就要往李叔碗裏的海鮮上伸，卻被李叔啪地一聲打掉了。

「你就知道打牌，年紀老大不小，怎麼就不知道找點正事做……」

李叔張嘴就要罵他，卻又怕丟人，把後半句話嚥了回去。

李蓬把筷子扔在桌面上，扯着脖子轉過頭：「喂！老闆，給我來碗麵！」

秦敘繼續看着書，根本沒搭理他，要不是等李叔下班，他這個點早就收工睡覺了。

「我要麵，你沒聽見嗎？」

李蓬走到吧檯前，敲着桌面，那酒氣熏天直衝腦門。秦敘眉頭緊鎖，冷淡道：「沒有了。」

「那就要煲仔飯。」

「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開的什麼他媽的店啊！」李蓬一拳捶在吧檯上，一時間燈管搖晃。

秦敘合上書，看向他：「不僅沒有，我現在要收工了。」

「你他媽什麼意思？」

李蓬看着他，伸手就要來抓他的衣領，李叔嘭地一聲將水杯砸在地上。

「你還要鬧什麼？還嫌不夠丟人？」

李蓬指了指秦敘，看向李叔：「你給我錢，給我錢我就不鬧，不然我今天，還就非得吃這碗麵了！」

李叔瞪了他一眼，走到秦敘面前，從懷裏掏出一個破舊的錢包，掏出兩張十元錢遞給他：「這是麵錢。不好意思，讓你看笑話了小秦……」

秦敘搖搖頭：「今天酬賓，不收錢。」

李叔趕緊擺手：「不行不行，一定要給，你總不收錢，我哪裏好意思，要是不收，我下次就不來了。」

李蓬瞥了秦敘一眼，一把將錢搶過，拽着李叔就往外走。

「爹，你是不是老糊塗了，不收錢還不好，你這老頭有錢給別人，沒錢給你親兒子是不是！」

李叔身上的工裝被扯得變形，踉蹌着被拽了出去。

「哎哎，你放開我！」

秦敘輕歎了口氣，看着父子倆走出門，還能聽見小巷裏傳來的吵鬧聲，李叔罵兒子不爭氣，兒子說他摳門鐵公雞。

將麵碗收拾好，關掉門口的燈，他看向牆上掛着的照片。

那照片有些泛黃，看上去有些年頭，一對夫妻笑得和藹又甜蜜，中間站着一個小男孩，嘴角還帶着一點糖葫蘆留下的糖漬，看着鏡頭，調皮又可愛。

秦敘輕輕觸摸着照片，用軟布擦拭着相框，眼中都是回憶，襯着店裏有些泛黃的燈光，這一瞬間他的脊背有些彎曲，站在照片面前許久無話。

這間店交在他手中已經很久了，久到記不清當年在店門口玩鬧的時光何等快樂，久到照片上的人再也沒在夢中出現過。

默默關掉燈，回到自己的小房間。

換上睡衣，隨意把昂貴的高級腕錶放進抽屜。這小小的書桌上擺滿了菜譜，天南海北各種菜系都有，裏面密密麻麻地寫着註釋，食材用量、油溫、牛肉是現殺的還是冷凍的，都標注得清晰明瞭，一看就是親手實踐過的。

他每天的生活都像被既定的格式圈住了一樣，早起開店，然後上班，下班回來做菜接待一兩個顧客，看着他們吃自己做的美食，然後關店睡覺，閒來無事就看書研究菜譜。

無聊且枯燥。

一張單人床，薄薄一層褥子，他躺進被子裏，雙手交疊放在小腹上，端正得沒有任何多餘的動作。閉上眼睛就像完成任務一樣地躺着，看不出睡覺時的放鬆。

更準確一點，應該說他面無表情，輕鬆閒適的狀態不會在心裏產生波動，更別說表現在臉上了。

第二章

薪資的一半是受委屈

七月份的陽江到處都是熾熱的陽光，靠着海岸線，空氣中的水分緊緊貼在人的身上，稍微動一動，就會滿身大汗。

平常在外面小公園曬太陽的老人，也都躲進房間裏，等太陽落山才會出來。

秦敘起了個大早，將揉好的麵糰裹上核桃仁和醬料上鍋蒸熟，大桶裏是熬煮好的海鮮粥，再把各種麵點從熱氣騰騰的蒸籠上拿下來。

準備好之後，就到門口打開店門，時間剛好六點整。

周圍的鄰居漸漸都起床了，踩着拖鞋走進店舖，有些年輕人的嘴裏還嚼着檳榔。

「早晨敘仔，一碗海鮮粥，兩個核桃包，一籠水晶蝦餃。」

秦敘店裏就他自己一個人，兼顧上菜、收銀和廚師，食客不多，大家也很自覺，要是他在後廚忙着，就自己把錢放在吧檯。

「敘仔，我來幫你收拾。」王阿姨挽着袖子走進來，手腳麻利地把空碗收拾起來。

他手裏捏着包子，身上的圍裙蹭了很多麵粉，微微點點頭，灶上溫着的粥和點心都是留給自己的，一直忙得沒有時間吃，他計劃着一會多留出一籠灌湯包給王阿姨帶回去。

雖然食客並沒有將店面坐滿，但每個人都碗盤皆空，心滿意足地吃飽了肚子，他看着一個個空盤，那種滿足感是工作無法帶來的。

「哎呀，今天賺了不少呢。」

王阿姨把收銀檯上的錢都整理好，放在小匣子裏，卻只站在門口，不進後廚。

這是秦敘的習慣，後廚不管多亂，都只能他自己進入。

「我說你工作也不錯，這店也不賺錢，這點收入都不夠你每天的本錢吧，還這麼堅持着，真不容易。」

秦敘手上動作一頓，是啊，這家店並不賺錢，每個月的盈利還不如公司的獎金多，可他就是不想關掉。看着這家店舖，每天做做菜，比完成多大的項目都讓他感到充實。

甚至有時候要拿他的薪水來貼補這裏，但那也甘之如飴。

周圍的鄰居不是沒勸過他關店，不用這樣辛苦地忙碌，更好地享受生活，存錢娶個老婆。

但秦敘都充耳不聞，他感到自己沒有生活可以享受，做飯就是他唯一放鬆的途徑。

他的人生沒有意義！

那種刀刀落在砧板上的聲音，食材從平凡到驚豔的過程，點心柔軟的溫度直接滲透到內心，每一樣感受對他而言都是療癒。

他想，自己眷戀的應該是煙火氣，是一種沒有虛偽面孔、聒噪吵鬧的平靜生活，是飯菜慢慢變熟的淡然。

等早上的第一批食客結賬離開，他們或是回家躺平，或匆匆趕去上班。每個人都在「這家小店」裏短暫地相逢，然後各奔東西，緣分就這樣被食物短暫地聯繫在一起了。

秦敘從雜物間裏拎出一桶紅油漆，昨天下班回來看見店門上的紅漆已經剝脫了，正好趁着休息，好好刷上一遍。

外面的陽光晃得人眼睛疼，剛剛揭開油漆蓋子，背後就冒出了細密的汗珠。

紅豔豔的漆刷在木門上，新舊交替之間，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修補了。這門漸漸老化，每一次開合都會吱吱呀呀地敘說着三代人的故事。

可秦敘又捨不得換掉，他念舊，喜歡這家店舖裏的所有東西，這木門就是他記憶裏的樣子，哪怕他並不喜歡紅色的張揚與熱烈，但因為這是記憶中的顏色，所以每一次修補都會刷上新的紅漆。

口袋裏的電話響了，摘掉手套，看見是個陌生號碼，接起來就等着對方先說話。

「秦專員，我是傅瑤……」

這聲音他熟悉，就是昨天在公司跟在後面念叨的女人。能想到她打電話來因為什麼，但現在是他休息的時間，於是抬手直接掛斷，將電話設置成靜音，不讓任何工作的事情打擾這屬於他自己的時間。

紅漆讓木門在陽光下變得耀眼，看上去嶄新，與周圍老舊的門楣格格不入，秦敘想反正已經刷了門，就用木蠟油將門楣柱子統統翻新。

臉上不小心沾染上一塊油漆，大紅的顏色點在臉頰上，讓他冰冷的面孔多了一絲滑稽，看上去帶了幾分稚氣。

「秦專員！」

他正在收拾油漆桶，身後傳來一個女聲在喊他的名字，隨之而來的就是那陣熟悉的高跟鞋聲。

手上的動作不停，彎腰將地上鋪着的塑膠布捲起來，一雙高跟鞋襯着白皙的腳面出現在眼前。

「我是傅瑤，那天在公司見過。」

秦敘心想，在公司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有人找上門來，不過看這盛氣凌人的樣子，像是來興師問罪，只是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呢？

起身繞過擋在門口的傅瑤，走進店舖，在水池邊反覆搓洗着雙手。

「我這次來，要說的還是李正的事情，他不應該就這麼被辭退了！一個為公司奮鬥了這麼多年的員工，你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決定？他本來可以留在公司的！」

傅瑤跟着走進來，站在他旁邊。

秦敘聞到了她身上熟悉的藍風鈴味道，這個女孩也喜歡一樣的香味，倒是跟他店裏的味道如出一轍。

不過對她口中的事情卻沒有半分興趣，反正材料已經提交了，辭退的通知也下發了，如此過來找他這個專員糾纏，也改變不了任何結果，而且他對自己的調查結果很有信心，絕不會無中生有。

「我在跟你說話呢，秦專員。」

對於傅瑤來說，李正是她最好的幫手，這是她父親授意之下，安排進來的老員工，本想在 she 上任之後，再對其委以重任。

只是沒想到，她剛到公司第二天，李正就被辭退了。

「吃點什麼？」秦敘問道。

「什麼？」傅瑤有些怔愣，這不是一個話題吧，她在這麼熱的天氣跑到這來，可不是為了在這小餐廳吃飯的！

秦敘走進廚房，穿上圍裙，一邊繫着帶子一邊說：「菜牌在牆上，吃什麼？」

他這是餐館，在這裏，除了吃飯，不想處理其他任何事情。

傅瑤瞄了一眼，隨便點了一道：「豬腸碌。」

秦敘將泡好的黃豆芽撈出來，起鍋燒油，將蒜末炒至金黃，然後跟豆芽放在一起，炒出水分，撈出瀝乾，從水盆裏撈出河粉，對半切開。

這是陽江特有的河粉，口感爽滑彈牙，顏色白皙，薄一些的甚至

可以透光，調味之後跟芽菜一起倒進鍋裏，大火翻炒，河粉的清爽與芽菜的清脆被激發出來。

秦敘做飯的時候動作乾淨利落，眉眼間都是對食材的專注，傅瑤站在外面看着，竟然有一瞬間忘記要去接着追問，默默坐下，看着他在玻璃隔斷後面做菜。

粉皮都是專門和陽江老師傅學的，與外面買的不同，都是他自己純手工製作，薄薄一片鋪在砧板上，將熱騰騰的炒河粉鋪在上面。

洗手之後，將一整張粉皮都隨着炒河粉捲在一起，動作輕柔又迅速，長長一根切成小段，撒上芝麻，刷上一些香油，裝在盤子裏，一整份豬腸碌就做好了。

秦敘端着菜放在傅瑤面前，然後轉身回了廚房。

傅瑤也是第一次吃豬腸碌，看名字的時候本以為是用豬大腸做的菜，沒想到都是素的。粉皮居多，但她也不在乎，能讓她吃進去的東西不多，就着香油芝麻混着炒河粉的香氣，不停地往鼻孔裏鑽。

看看秦敘，還是那副不近人情的樣子，只好夾起一塊放進嘴裏，剛剛出鍋，燙得她直抽氣，本想吃一塊客氣一下，畢竟她到這來也不是為了吃飯。

可吃完一塊，就不由自主地夾起第二塊。秦敘做的菜，並沒有大餐廳的精緻，也沒有動輒上千元的米芝蓮看着誘人，但就是讓她一個接一個地吃個不停。

「你怎麼都不理人啊？我在跟你說李正的事情啊，我可是特意從城南跑到這，你檔案上寫的地址太模糊了，我在附近轉了很久呢。」

傅瑤想跟他搭話，自顧自地說了很多，想到公司裏對他的評價：不近人情、冷血動物、不善交際……看來一個都沒說錯。

秦敘才不管她嘀咕些什麼，對他來說，傅瑤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食客。

「秦專員，這店就你自己嗎？沒有服務員嗎？你能不能看我一眼啊？李正的事情你給個明確意見唄，你要是能收回辭退意見書，我保證不會讓你白做的。」

這話已經說得很明顯了，按照傅瑤這個項目總監的職位，能給的好處絕對不小，但秦敘沒有興趣。

這些年他看過的利益誘惑成百上千，就是董事會的股東打來的電話也不在少數，就是沒有一個人能讓他收回調查報告。權勢對他來說微不足道，在其位謀其政，否則一拍兩散。

「十五元，掃碼還是現金？」

傅瑤聽見他的話才反應過來，這一份豬腸碌居然不知不覺被她吃完了，一時間不禁有些怔愣。

困擾她多年的厭食症連醫生都束手無策，吃飯對她來說，除了飽腹沒有任何功能，甚至有些菜品讓她吃一口的慾望都沒有。但這家看上去又小又老的店，竟然破天荒地使她大快朵頤，已經很多年沒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這個菜是用了什麼特殊食材嗎？」

秦敘看了她一眼，說：「黃豆芽、河粉、粉皮、芝麻、鹽、香油。」

傅瑤挑挑眉，都是最普通的食材，怎麼就有如此大的魔力，讓她毫無芥蒂地吃了呢。

「掃碼還是現金？」

秦敘有些不耐煩了，這個傅瑤太聒噪，而且這個時間應該是午睡的時候了，盼着她吃完快點走，好讓耳朵清淨下來。

傅瑤拿着手機走到收銀檯：「掃碼。」

「秦專員，我們加個私人聯絡方式吧？以後工作上有問題可以及時溝通。」傅瑤長得不俗，眼眸閃亮，眼尾天然上挑還略帶粉紅，雅緻中流露出一絲狐媚，笑起來更是讓人眼前一亮。

但很抱歉，秦敘的關注點不在她身上，指了指付款碼，利落地收了錢，就再也沒有任何一絲關注留給她了。

傅瑤的手機尷尬地舉着，第一次有人這樣拒絕她，讓她臉上的笑掛不住了。

「你……」

傅瑤本想再說一說李正的事情，但從進門到現在，秦敘就沒接過話題。那張板着的臉，就像用膠水覆蓋過一般，緊繃得好像自己欠他錢一樣，只好悻悻地抽回手，轉身離開。

聽着高跟鞋咔咔地遠離，秦敘過去收起碗筷，一邊洗着，一邊琢磨她口中的李正。

對李正的調查命令是董事會直接下達的，因為此人跟大股東的關係千絲萬縷，常年任職在重要職位上，整個資源重組部門沒人願意出頭。

但是秦敘不怕，他從財務、法務、稅務三個方面查了整整一個月，李正十幾年接受過的所有案子都被查個一清二楚，發現近五年的時間裏，每一個他手裏出去的項目都有一筆款項的支出是超出正常範圍的。

後面的事情就不歸他管了，只要把結果報上去，自然會有審計去調查。但沒想到上報的第二天，對李正的解職通告就發下來了，對款項超支的事隻字未提，推波助瀾的只有他的兩份調查報告。

這種情況秦敘並不驚訝，不過是為了給老員工留些臉面，或是董事會有人從容，但是他知道，傅瑤一定不知道內情。

不然想保李正的名聲，最好的辦法就是裝聾作啞，傅瑤這麼一遍遍地糾纏過來，原因敗露，只會讓李正顏面掃地。

有人的地方，就會藏污納垢，他調查的目標，都是董事會決定的，可最後挨罵的只會是他。

走與不走，怎麼走，都是上位者的手腕，李正以權謀私，這麼簡單單開除了事，何嘗不是另一種包庇。

這些事，他並不是不懂，浸淫職場這些年，不過是些簡單的伎倆。可就因為如此，他愈發地厭煩，傅瑤一次次地詢問，除了增添他的煩惱，什麼事情都解決不了。

薪水的一半是酬勞，另一半是委屈，現在他明白了。

